

亚洲中心的脉搏：

乌鲁木齐

Wulumuqi

陈 漠 著

亚洲中心的脉搏：乌鲁木齐

Wulumuqi

陈 漠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0956545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中心的脉搏: 乌鲁木齐 / 陈漠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英雄中国大型系列丛书)

ISBN 978-7-5006-8453-4

I. 亚… II. 陈… III.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乌鲁木齐市 IV. D619.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198 号

作 者: 陈 漠

总 策 划: 张景岩

总 编 辑: 续文利

责任编辑: 刘 佳 邱华栋

图片摄影: 陈 漠 宋 君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营销中心: 010-84039659

编辑电话: 010-64179537

印 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70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72 千字

初 版: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英雄中国”大型系列丛书

出版说明

一九七八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开始告别贫穷，告别羸弱，在“振兴中华”的号角声中，阔步走上富民兴邦的光明大道。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为纪念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贯彻十七大精神，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出版了“英雄中国”大型系列丛书，通过一组城市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新旧对比，反映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以科学发展观审视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道路，为解放思想、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经验。

“英雄中国”大型系列丛书的城市选择遵循以下原则：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探索和实践，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独有的特色和发展模式；二、该城市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具有典型性和推广意义；三、注意地区平衡和城市发展模式多样性。整套丛书力求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在各个层面的影响——从东部沿海改革开放的前沿，到西部民族地区、中部中原崛起的城市、东北和华北的老工业基地，本丛书都有其典型代表。

每本书主要围绕下列内容展开：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探索和实践历程。改革开放之初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治市方略（方针、政策、发展方向）的确立。重点描述该市的地区优势（核心竞争力、发展模式）的探索和形成过程，诸如其间发生的标志性事件，所做的重大决策，出现的代表单位或人物。地区优势的形成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带动。二、城市特色和成就展示。该市特有的自然人文景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旅游、风土民情等方面的事物、景观、单位、人物、民俗等。

希望这套大型纪实文学丛书能够成为读者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媒介，成为一张张风格迥异的城市名片。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八月



谨以此书献给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目 录

001_ 1. 乌鲁木齐记忆

010_ A. 亚洲中心的游魂

017_ 2. 蜜蜂或花

026_ B. 姜永彦的寻宝生活

035_ 3. 吻在红山

043_ C. 鸽子王

053_ 4. 乌鲁木齐之冬

063_ D. 西大桥的脸

073_ 5. 画家们

088_ E. 名字

099_ 6. 时间之美

108_ F. 百货店主古丽仙

119_ 7. 花园寺

127_ G. 雕塑家

145_ 8. 纪晓岚的笔

154_ H. 理发师

165_ 9. 西方人的目光

180_ I. 邹井人

187_ 10. 在红山看妖魔山及烟云

195_ J. 记忆的奇迹

205_ 11. 婚飞的日子

220_ K. 词的二道桥

229_ 12. 少女是城市的花朵

243_ 后记 寻找城市的入口



这个世界上肯定还存在着另一个我——这种想法一直纠缠着我，使我欲罢不能。我想，我可能完了！要是找不到另外一个我的话，我一辈子都可能不会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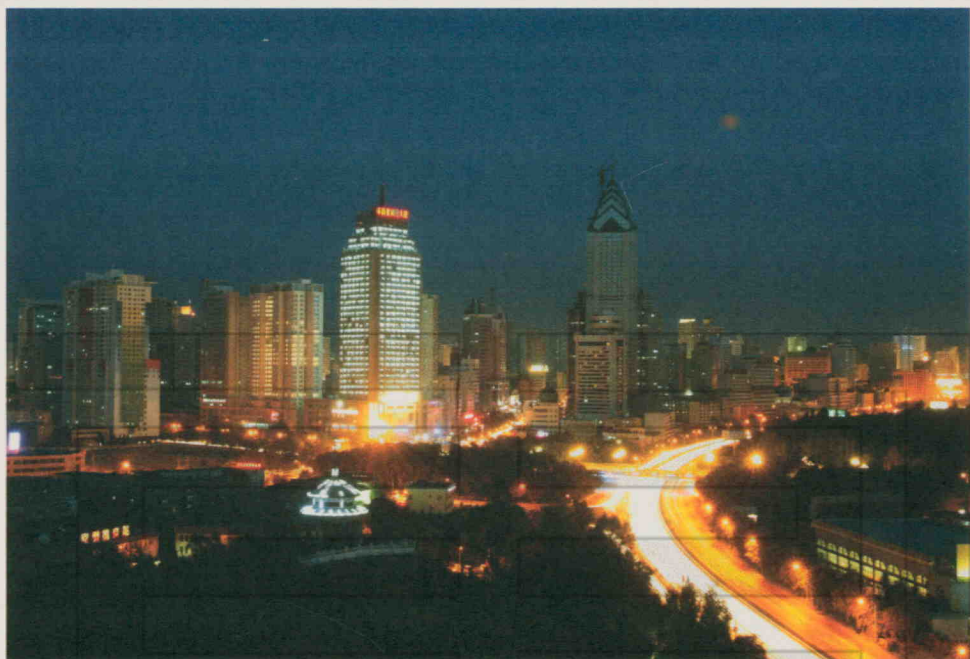
走在乌鲁木齐街头的人流中，有时我忍不住就想，这么多的人，得花费多少性爱的精力和分娩的痛苦才能形成啊？而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另一个我呢？我到底有没有办法一眼认出芸芸众生中的他？

在南门人民剧场或小西门附近的人民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我总是会抽空想到这样一件事：观众席上的哪个人有可能是另外的我？他会不会紧挨着座位坐在我的旁边？这种谰妄式的短暂幻觉往往弄得我心神不宁，看兴皆无，只好中途退场。

更糟糕的在于，每次回家按门铃的时候，我老担心给我开门的不是妻子萨仁，而是一个男人——一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男人！我实在想象不出此番情形下的我会做出何种反应：进门与其理论，并寻求萨仁的认证，还是转身下楼，落荒而逃？

据我所知，类似的事情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日本的安部公房就讲过一个题为《闯入者》的故事：陌生人三更半夜来到主人家，并反客为主，霸占了这个家。而真正的主人则被撵出门外，上吊自杀。此外，睡在家里的旅行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躺在床上的巨大甲虫；巴基斯坦有一位名叫赫米德·阿赫德尔的大学生，总是弄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赫米德还是阿赫德尔。当他在学校里爱上一个放荡不羁、善于玩弄男人的女生，而母亲却要他选择另一个文雅贤淑的姑娘时，他竟意外地发现，这两个女孩实质上只是同一个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对此的看法是“没有人会哭”。他说，当很多人全在撒谎的时候，不想撒谎的人为了不撒谎也得撒谎。

有时候照镜子，我会死死地盯住镜子里的人看半天。我想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现在的我，还是另一个时空中的我。要是我约请这个人走出镜子和我们一起散步或看电影会怎样？我像第一次照镜子的猫一样惊喜而惊恐，一连好长时间都会想着镜子内外的这两个貌合神



我知道，在边疆的巨鼎上，需要秘密磨砺与喂来，哦，青色的乌鲁木齐 ——叶舟《青色的乌鲁木齐》

离的人。

我也搞不清楚我是从什么时候，以及从什么地方开始产生这种关于另外一个自己的想法的。总之，我始终都会有意无意地从人群之中寻找我。别人逛街是为了模仿、欣赏或嘲笑别人，而我则为了遍寻及提防另一个我。是的，我渴望那个我出现，以便与他相识或交谈——酣畅淋漓地倾诉我生命中的幸与不幸，尽可能地寻求应得的生活安慰。但同时我又对此深怀焦虑。我怕他真的突然出现了，会打碎我全部的宁静，进而使我无所适从，无疾而终。

每当我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萨仁的时候，她总会停住手中的活计，傻傻地望着我一会儿。要么快步跑过来，一边用冰凉的手指摸我的额头，一边说：“嘎罕，我的嘎罕！来，让我看你发烧了没有？”要么双脚跳起来，在原地转一个圈之后说：“完啦，完啦，我的布和脑子里头进水啦！”

嘎罕是蒙古语中猪的意思。我当然知道萨仁不想老是听我说胡话。但我也不想自己生活中连个说胡话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一看妻子着急了，我往往也会说上一句打圆场的话：“你得容许我胡思乱想一下嘛！再说，这世界肯定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知的事情存在，对吧？它们神秘又强大得让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萨仁是蒙古族吐尔扈特部落的女孩。聪慧善良，喜欢唱歌和跳舞，夏天随我到伊犁那

拉提草原养蜂。冬天，我回乌鲁木齐打工度日，她则在乌鲁木齐莱顿健身馆做瑜伽师。持续的体育锻炼活动使她拥有足以迷倒所有男人的魔幻身材。

一次，在红山游泳馆游泳时，正要入水的我突然极度恐惧起来。我感到胸闷气短，心跳加速。我害怕就在入水的瞬间，另一个我猛地钻出水面，一下子把我抱住，令我不知所措！就在我转身往回走时，走出女更衣室的萨仁正好拦住了我。她说：“水温正好，水也不会太深……”见我连连摇头，她立刻就明白我担心的是怎么了。于是默默地跟我转身换衣服回家。

事实上，我很希望她继续留下来游泳。但我却什么都没说。我知道我一说，她准会这么回答：“你都不游了，我在这里还有啥意思！”

我以为我会在这种关于另一个我的探寻与惊恐中过一辈子。以为会这么无休无止地期盼和否定，再期盼再否定。以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是我的命了。岂料有一天，我真的见到了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人。我见到了另一个我——那个缘于心底的深度梦想。

1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时的情景。其清晰程度简直就跟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那天下午，我照例给《天山日报》送蜂蜜。电梯门朝两侧打开的瞬间，人们像大梦方



拐过街角，一脚陷进鼓乐齐鸣的沼泽。水果和烤肉，焦黄的香馥，异族语调的叫嚷蜂拥在阿迪力商场，二道桥从行人头顶轧过。夕阳照在大巴扎圆顶的寂寞上

——蓝蓝《在大巴扎》



肯定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就要开始了！上场前，两位长辫子的维吾尔族古丽正在仔细检查对方的装扮效果



唢呐吹起来，欢喜的日子已经到啦

醒似的抬起头，在望向门外的同时蜂拥而出。猛然间，我看到了人群中的那个我。

这个人穿一件藏蓝色圆领套头衫，蓝色牛仔裤，留偏分头发，目光中含有淡淡的忧郁，手拿一个黑色皮包。就在我看见他的同时，他也看见了我。我们几乎同时怔住了。有那么一会儿，时间似乎停止了。我们半张着嘴，惊奇地对望着。然而，他很快被身后的人流推拥着朝楼门口走去。我手里拎着装着50公斤优质蜂蜜的蛇皮袋子，惊诧地望着这个正要出大门的人的背影。

我真的找到了我一直想见到的另一个我吗？这个陌生人到底和我有什么隐秘联系？他在这个楼里的哪个单位上班呢？我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我快速思考着这一系列问题。我发现他快走到门口时，也停住脚步，侧身朝我又看了一眼，接着就快速推开旋转大门，走了出去。

“你进来吗？”急于上楼的人用一根手指按住电梯按钮，不耐烦地盯着我问道。我赶紧拎着蜂蜜挤进电梯，门立刻合拢了。我突然间忘记了该上哪一层。随口说了声11楼，电梯开始上升。

这50公斤蜂蜜是如何分发给《天山日报》职工的？我全忘了。只记得我恍恍惚惚回家后，倒头便睡。我实在搞不清突然碰到了我深切期待着的一个人后，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有没有

有必要去打听并结识这个人！总之，这个人就是那个我。不光长得像我，我发现他的气质、表情、走路姿势和摆臂动作等都像我。他出楼门的时候，我感觉仿佛正是我在出门。

当然，说实话，对于另外一个像我的人，我更多的感觉还是恐惧。我认为我无法承受这种过于强大的真实。我不敢也无法面对他，所以我似乎也一直在回避着他。

虽然这么多年来，我始终给《天山日报》等城市单位分送蜂蜜，并且最终也知道了这个像我的人是《天山日报》资深记者，名叫尚青春，但我却从来没有跟他正面打过任何交道，甚至没能说过一句话。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是否也不想正式结识我？但我似乎一直在回避着他。我觉得这样挺好。虽然有时也很想去见他，跟他说说心里话，并且成为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好朋友，甚至时不时地为他牵肠挂肚，怕他过得不好，怕他遇到什么灾难。但我还是觉得，不认识也许更好！知道我找到了另一个我——他在这个城市里存活着，他很好，这就够了。我乐于享受这种有距离的亲近，也乐于感受及想象。

可是，这种平静还是被打破了。

昨天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所供职的大手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徐庄，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布和，你出来一下。我办公室有人找你。”

徐庄是个沉默寡言而又十分威严的人，曾写作并出版过一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长



本图拍自新疆奇台县城与天山之间的过渡地段。这是一个美得出奇的地方。猛一看，你肯定会误以为这是一幅油画作品。当这片一望无际的麦田和远处的树以起伏不定的姿态绵延向前的时候，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成熟的麦香醺醉了！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6年8月7日上午。我愿意将其敬献给当时与我同行，而20多天后突然亡故的西部诗人、我的兄长西岛先生。

篇小说《二十四气》。我们一般员工都害怕他，见面时最多说声徐总好，就赶紧像遇见老虎一样躲开他。所以，徐庄这次没打电话，也没让女秘书过来通知，而是亲自到办公室找我，我知道肯定有啥大事情发生了！

“这位老人找你。从内地来的！”徐总指了一下坐在老板桌对面皮革沙发上的一位大娘对我说。

这是一位汉族大娘，年龄约60岁，头发花白，穿紫红色面包服和黑布裤子。看起来似曾相识，但我想不起来究竟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见我进屋，老人站起身子说：“你就是布和？”

我说：“是呀。您找我？”

老人突然双唇抖动起来，并举手举双手想握住我。我本能地往沙发跟前侧了侧身子说：“老人家，请坐！”

老人没有坐下来，过了好半天才用陕西话说了句：“娃儿呀……我总算找到你了！”

我觉得莫名其妙，赶紧扶老人坐在沙发上。我发现她全身抖动，泪水盈满了眼眶。我感到恐慌。特别是在严厉的徐总面前，我感到无所适从，就看了徐总一眼，又看着老大娘说：“可能误会了，老人家。我不认识您呀！”

这时，徐总插话说：“这位大娘从陕西来新疆找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二儿子是《天山日报》记者尚青春，上个月出车祸去世了。她说你是她的大儿子尚金牛，所以一定要见到你。这样吧，快下班了，你们在我办公室谈吧，我去吃个午饭。”

我觉得在老总办公室里说这种没名堂的事不妥，同时也想赶紧摆脱这位陌生人，就趁机说：“老人家，我们总经理要下班了。这样吧，我们找个地方说话吧！”

“下班？哦，好好好……”老人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惶恐地应道。她赶紧拎起沙发上的包袱，朝徐总点头强笑一下，往门外走去。

一出办公大楼的门，老人家转过身，一把抓住我的袖子说：“你叫金牛，对不对？你不叫布和。你是汉族人！你是我的亲儿子呀！”

太奇怪了！我明明是蒙古族人，我的蒙古族父母有名有姓，而且现在活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会冒出一个汉族母亲呢？这个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于是，我推开她的手说：“我不是。我不叫什么牛。我是蒙古族。您……”

“不对。娃呀，我的娃呀！我找了三十多年呀！你和你弟弟春娃子都是我的娃。你爸叫尚兴福，是中学老师。老家闹“文革”，整得他活不成，我们就偷偷扒拉煤的火车往新疆逃。半道上他被红卫兵抓回去继续批斗。我生了你和你弟弟春娃子后，没奶水喂，眼看要饿死了，只好把你们送给了一起逃荒的人。你是在蒙古人家里长大的。你叫尚金牛，



鼓乐齐鸣的时刻，维吾尔族女孩们的红色长裙眼看着就要旋风一样旋转起来了

弟弟叫尚青春。他……他出车祸没了！你爸一年前得食道癌过去了！娃儿呀……”老人一边发抖，一边不停地说，泪水浸湿了整个脸庞。

她把包袱挂在胳膊上，两手紧紧抓住我的一只袖子，好像害怕我转眼间化掉似的。

这时，出门吃午饭的同事们陆续走出大楼。被这样一位衣衫褴褛的陌生老太婆拽着衣服站在大门口，哭哭啼啼地说个不停，我感到极没面子，别人还以为我干了啥坏事呢！更何况，一些好事的人已经围过来探听究竟了。我感到心烦意乱，脸烧得像得了重感冒，就猛地甩开老人的手说：“再别说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儿子。”

见我如此对待他，老人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这时，一直躲在楼外墙角下的一个女孩儿跑过来，扶住失声痛哭的大娘说：“妈，不认算了。我们走！”

老人边往前走边用右手的食指指着女孩儿扭头对我说：“你……妹子呀！”

老人哭诉着远去了。过了很久，我耳朵里一直回响着她的哭声：“老天爷，我造得什么孽呀！老得老，死得死……没死的娃儿连他妈都不认了哇！”

过了几天，徐庄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那位老人的女儿又来过了，还让我把这个塑料袋里的两样东西转交给你。一个是你出生时围的抱袄子（棉披风），另一个是你弟弟尚青春这些年的见报稿件剪贴本。你妹妹让我转告你，让你好好工作，好好生活，他们回陕西了。”

A. 亚洲中心的游魂

我是亡灵。我死去7年了。我每天在亚洲大陆地理中心游荡。活着时守护这里，死了依然守护这里。

我——吴廷德——大家都这样叫我。这是我背负了一生的符号。有时候我都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叫这个名字，而不是其他的呢？5000个汉字里，为啥偏偏这三个字适合我，并且要跟随我一生呢？我甚至搞不清这三个汉字跟我走，还是我一直跟着它们走！反正我和它们形影不离。我是它们的一部分，它们也完全成为我。它们是我的血肉，甚至生命。甚至强于生命——比如现在。我阳世的生命已断裂了7年，而它们仍一刻不停地跟着我。吴老汉。吴大爷。吴廷德。现在还活着和没有活着的人都这么叫我。你说名字这东西多厉害！它可以大于生命，大于我。

当然，能够叫响并擦亮我这个名字的人，第一个应当算尚青春。他是个记者，又不仅仅是记者。他同时是个思想家和观察家，是穷人们真正意义上的同志。就我本人来说，他是我的哥儿们。因为，没有他的倾力介绍和帮助，吴廷德这个名字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即使是此刻，我依然要通过他来说话。尚记者，你是积够了阴德的人。你到我这里来的时候，肯定能脱生成一只大狮子。至少也能脱生成一个乡长当当——乡长是我活了一辈子所见过的最大的官呀！

包家槽子的人都说，一个人的命运是娘胎里带来的，是前世就注定的。这话一点也不假！我的命就是这么硬，早早地就把寿路和活法都定住了！40多年前，背着老母亲从甘肃古浪逃荒，来到乌鲁木齐县永丰乡包家槽子村。1970年老伴去世，我回甘肃老家又找了个老婆，名叫杨万兰——这是命吧！全村人都是从内地来的移民，总共有36户人家，其中李姓人家占了一半。由于第一户迁移此地的人姓包，所以村子就叫包家槽子——这也是命呀！包家姓包揽了全村所有人的姓氏命运。无论你再姓吴姓李姓王都没用！

最重要的命运被1992年给确定了。你说东经 $87^{\circ}19'52''$ 、北纬经 $43^{\circ}40'37''$ 算什么东西？可这些数字却奇怪地与我们村子有关！它是包家槽子的地理坐标，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美国人这么说，中国人这么说，全亚洲人都这么说。

你说说，乌鲁木齐人的命有多大呀！全亚洲有49个国家和地区吧？怎么它的中心点偏偏就落在你这里呢？而这么重要的地方，那个核心点怎么离我家门口只有150米？你说我们的前世是怎样修行的，让我一住就住进了这样一个要害位置？我要是力气大的话，从这个地方上手，把整个亚洲举到头顶上，哪边都不会偏离！碰到神仙过来，从中心点上打个洞，穿根杠子进去，就能把亚洲挂在肩膀上扛着到处走啦！